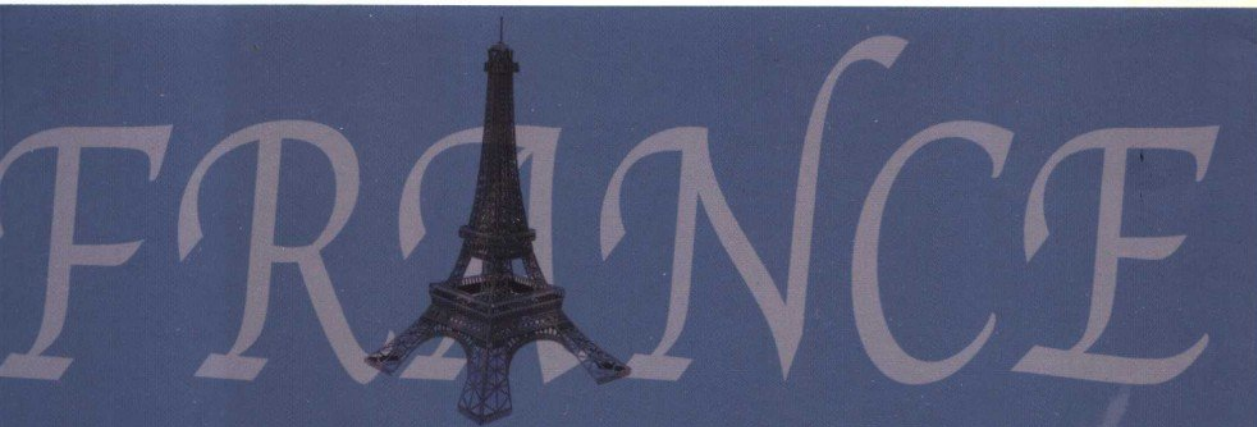




法国文学史

[修订本]

第二卷

FAGUOWENXUESHI

柳鸣九 □ 主编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法国文学史

[修订本]

第一卷

FAGUOWENXUESHI

柳鸣九 □ 主编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本 卷 说 明

《法国文学史》第二卷由柳鸣九、郑克鲁、吴岳添、赵家鹤、金德全、施康强、郭宏安、张英伦、金志平等九位同志执笔，分工情况如下：

第一章、第二章第一节、第三章、第四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三章第二节，由柳鸣九执笔；

第二章第二至四节、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由郑克鲁执笔；

第五章，由吴岳添、赵家鹤执笔，郑克鲁参加；

第六章，第一节由柳鸣九执笔，第二节由金德全执笔，第三节由施康强执笔，第四节由郭宏安执笔；

第七章，由张英伦执笔；

第十三章第一节，由金志平执笔。

柳鸣九负责全书章节大纲的拟定、学术组织工作与最后修改定稿。



目 次

第五编 十九世纪前期文学

第一章 十九世纪前期的社会历史状况与文学发展	3
第一节 十九世纪前期的社会历史发展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3
第二节 十九世纪前期意识形态领域里矛盾冲突的社会思潮及其 与文学的关系	16
第三节 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前的文学发展与浪漫主义文学运动	30
第四节 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后的文学发展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	43
第二章 夏多布里昂、拉马丁、维尼及其他	61
第一节 迈斯特尔与波纳尔	61
1. 迈斯特尔	61
2. 波纳尔	65
第二节 夏多布里昂	66
1. 夏多布里昂的生平	66
2. 《基督教真谛》	68
3. 《阿达拉》	70
4. 《勒内》	72
第三节 拉马丁	76
1. 拉马丁的生平	76
2. 《沉思集》及其他	77
3. 七月王朝时期的创作	80
第四节 维尼	82
1. 维尼的生平	82
2. 维尼的诗歌	83

第五编

十九世纪前期文学



第一章 十九世纪前期的社会历史状况 与文学发展

从一七八九年资产阶级革命到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革命,是资本主义在法国取得胜利并向上发展的时期,在文学上,也是资产阶级文学空前繁荣的阶段。这一时期的文学产生于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关系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中,随着社会历史的不断发展变化,物质文明程度的逐渐改善,各种社会思潮的衍生传播以及文化教育的普及提高,这个时期的文学在思潮、流派、题材内容、艺术形式、表现方法等各方面,都较过去时代更为丰富多彩、变化迅速,从而构成了文学史上的一个高峰。

第一节 十九世纪前期的社会历史发展 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十九世纪上半期历史的总特点是: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极为复杂:旧的矛盾还没有消除,一七八九年后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反复争夺政治统治权的斗争仍在继续;新的矛盾也日益尖锐,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方兴未艾。随着时间的推移,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的矛盾逐渐退居到第二位,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则上升到首要位置。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以后,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争夺统治权的斗争基本告一段落;而从一八四八年开始,无产阶级登上了政治历史舞台,它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到一八七〇年更发展到新的高度。关于法国这一时期的历史特点,恩格斯曾经这样指出:“这三大阶级的斗争和它们的利益冲突是现代历史的动力,至少是这两个最先进国家(指英国与法国——引者)的

现代历史的动力。”^①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最高潮是随着一七九四年雅各宾专政的被推翻而告结束的。雅各宾专政以恐怖手段有效地“打破专制制度、封建制度以及市侩主义”，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彻底胜利奠定了基础。雅各宾专政之后的热月政府代表了在革命时期靠投机发财的暴发户的利益，它取消了雅各宾专政的革命措施，打击和镇压了以雅各宾党为首的激进派和民主派，在它统治的时期，骄奢淫逸的资产阶级暴发户使巴黎笼罩着一片放荡奢靡的风气。物价暴涨，工人和农民不堪其苦，连续举行起义。热月政府的白色恐怖摧残了民主派，却助长了保王党的气焰，他们勾结外国势力继续掀起叛乱，妄图复辟。紧张尖锐的矛盾斗争在一七九五年成立督政府以后仍继续发展，一方面，人民与被镇压下去的民主派酝酿着新的革命危机，巴贝夫的“平等派密谋”团体正从事政变的准备工作；另一方面，保王党暗中策划复辟，与欧洲君主国的反法联盟内外呼应。在两方面的威胁下，督政府的统治不稳，政局动荡。因此，大资产阶级要求建立强有力的军事独裁政权，在对外战争中崭露头角的拿破仑·波拿巴很自然就成了理想的人选。一七九九年，拿破仑发动雾月十八日政变，独揽政权，一八〇四年正式称帝，是为拿破仑一世。

拿破仑帝国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后阶段。拿破仑的军事独裁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拿破仑的内政外交政策的目的和实质，都在于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他制定了保护资产阶级所有制的拿破仑法典，“把刚刚诞生的现代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译成了司法法规的语言”^②；他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完善了现代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他在大革命把半农奴制的农民变成自由土地所有者的基础上，“保证农民能够自由无阻地利用他们刚得到的法国土地并满足其强烈的私有欲”^③，从而使“小块土地所有制在法国土地上扎下的根剥夺了封建制度的一切营养物”^④；他保护贸易自由，大大促进了法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拿破仑作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最后阶段的代表，与一贯敌视这次

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46页。

② 恩格斯：《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23页。

③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95页。

④ 同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96页。

革命的欧洲君主国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对一次又一次的反法联盟进行了斗争,他频繁的对外战争,不能单纯用扩张野心来解释,而是一七八九年后革命的法国与落后的、封建的欧洲斗争的继续,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他在法国境外则到处破坏各种封建的形式,为的是要给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在欧洲大陆上创造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适当环境。”^①他以卓越的军事才能所向无敌,到一八一一年,除俄国以外,几乎整个欧洲都慑服于他的军旗之下。他把资本主义的关系带到了这些国家,在这里,他“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摧毁人”^②,曾经跟随拿破仑大军转战欧洲的司汤达就曾称颂拿破仑进军意大利“将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开辟一个重要的时代”。当然,另一方面,拿破仑的资产阶级帝国对这些国家的掠夺也激起了各民族的强烈反抗。一八一二年,拿破仑征俄失败,英、俄、普鲁士、瑞典、西班牙、奥地利、葡萄牙趁机组织第六次反法联盟,一八一四年,联军进入巴黎,拿破仑被迫退位,被囚禁在地中海上的厄尔巴岛。

在联军刺刀的保护下,波旁家族重新掌权,路易十八回到了巴黎,他进入巴黎时,国民自卫军和拿破仑的老卫队列队“欢迎”,夏多布里昂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记载了他亲眼看到的这个场面:“欢迎者”的脸上充满了“威逼的表情”,“一些人撇下嘴角两边的肌肉,表现出可怕的轻蔑,另一些人像老虎一样在髭须下露出牙齿,当他们举枪时,动作非常粗暴,发出的声音简直令人战栗”。这个场面就是整个法国对待复辟王朝的态度的缩影。封建王室的卷土重来和它复辟革命前旧秩序的狂热,引起了法国人民的恐惧和愤恨。一八一五年三月,拿破仑利用这种情绪发动了“百日政变”,他离开厄尔巴岛在法国登陆,在宣言中号召“拔去那早已被我们民族抛弃了的白百合花旗帜,把三色国旗高高竖起来”,他竟然一弹不发,未遇任何抵抗地重返巴黎。路易十八仓惶出逃,欧洲各国又组成第七次反法联盟,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与拿破仑会战于比利时的滑铁卢。这次会战被后来的法国作家称为“王国集团对法兰西不可驯服的运动的颠覆”。结果是拿破仑遭到失败,被迫第二次退位,流放到大西洋中的圣赫勒拿岛。“对

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04页。

② 恩格斯:《德国状况——给〈北极星报〉编辑部的第一封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36页。

拿破仑的胜利在整个欧洲成了反动派对革命的胜利”^①，从此，欧洲沦于俄、奥、英、普等君主国“神圣同盟”的统治之下，波旁王朝再度获得在法国的政治统治权，一七八九年以来的历史进程出现了一个反复和倒退，雨果在他的作品里把它称为一次“日蚀”。

路易十八是大革命高潮中被推上断头台的路易十六的弟弟，面对着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封建关系已遭到摧毁的十九世纪法国的现实，他不得不仿效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把复辟王朝的统治建立在封建贵族与大资产阶级妥协的基础上，他颁布的一八一四年宪章承认了拿破仑法典，认可了大革命以后所形成的新的私有制关系；在权力分配上，国王掌握最高的行政权，议会则有一部分立法权，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由于符合选举法财产资格规定而能够进入议会。但和英国的君主立宪不同，法国的政治统治权不是主要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而是掌握在贵族阶级复辟势力手里，而且，他们并没有放弃恢复革命前君主专制制度与贵族土地所有制的反动愿望，路易十八在一八一四年宪章上注明的日期是“我朝第十九年”，表明他把自己的王权上溯到路易十六的儿子去世的一七九五年，正暴露出要把革命时期和拿破仑帝国时期的变化一笔勾销的意图。波旁王朝的阶级本质和复辟的愿望决定了它全部政策的反动性：对外，它仰人鼻息，在联军长期占领下，看神圣同盟君主国的眼色行事，沙皇长期豢养的走狗黎塞留公爵不止一次出任内阁首相，夏多布里昂也因在神圣同盟的会议上迎合亚历山大一世的心意促成法国出兵干涉西班牙革命有功，而成为波旁王朝的外交大臣。对内，复辟王朝大肆镇压拿破仑主义者，白色恐怖猖獗一时，特别是一八二四年查理十世上台以后，王朝政府更加倒行逆施，相继颁布了一系列反动法案，如：加强教会在文化教育方面的特务统治；赔偿革命期间流亡国外的贵族十亿法郎，把负担转嫁给资产阶级；对报刊出版物严加检查控制等。

正因为波旁王朝是在大革命清扫过的社会基础上复辟的，它自己的社会经济基础已经解体，所以在法国国民中十分孤立，与各个阶级的关系都很紧张。工人为了争取增加工资、降低粮价而不断进行罢工和暴动，农民、小生产者时刻担心革命前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死灰复燃，资产阶级也不甘心于自己的在野地位。整个复辟时期阶级矛盾的主要内容是复辟与反

^① 恩格斯：1890年6月5日致保·恩斯特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72页。

复辟的斗争,这一斗争仍属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是大革命以来封建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统治权的继续。复辟势力的核心是以后来成为查理十世的阿图瓦伯爵为首的极端保王党人,反动浪漫主义作家若瑟夫·德·迈斯特尔、波纳尔、夏多布里昂都是其中的活跃人物。与复辟王朝合作、主张君主立宪,但认为应该实行温和政策的,是立宪派保王党,后来在政治舞台上进行了充分表演的历史学家梯也尔即属于这一行列。资产阶级的反对派是自由党,他们主张民主改革和建立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政府,作家本杰明·贡斯当是这一派政治力量的头面人物,一八二五年,查理十世把赔偿贵族十亿法郎的法案提交议会讨论通过时,他是起来发表演说表示反对的仅有的三个议员中的一个,刊载这篇演说的那一期《立宪报》大受欢迎,不得不再印一版。一八三〇年七月,查理十世下令对报刊出版物进行更严格的管制并实行新的选举法,规定只有大土地所有者才有选举权,更成为了革命的导火线,自由资产阶级起来反对,巴黎工人和贫民走上街头,构筑街垒,起义爆发了。七月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但革命胜利的果实被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派所篡夺,代表金融贵族的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浦登上王位,建立了七月王朝。

马克思指出:“一八三〇年的革命把政权从地主手里夺来交给了资本家。”^①从此,又一次被赶下台的贵族阶级再也没有力量卷土重来,在资产阶级与贵族阶级之间再也谈不上什么严重的政治斗争了。七月革命以前的历史发展表明,资产阶级与拿破仑帝国彻底根除了封建所有制的关系,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廓清了社会基地,使得旧制度的复辟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而随着资产阶级的七月王朝的建立,法国也开始了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生产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工业革命使无产阶级的人数和力量大为增长,七月王朝贪婪的剥削却促使劳资矛盾日益尖锐。这个王朝“不过是剥削法国国民财富的股份公司;这个公司的红利是在内阁大臣、议会、二十四万选民和他们的走卒之间分配的。路易-菲力浦便是这个公司的经理……”^②因此,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从这个王朝一建立,就作为时代的主要内容而突出起来,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无产阶级和资

①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72页。

②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96页。

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一方面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资产阶级新近取得的政治统治的发展,在欧洲最发达的国家的历史中升到了首要地位。”^①

七月革命之后不久,爆发了著名的一八三一年的里昂工人大起义。虽然起义最后被政府镇压下去,但它在法国历史上表明了工人阶级已经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力量出现,并且显示了自己的威力。一八三一年起义后,法国工人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涨,工人阶级的斗争逐渐超出了经济斗争的范围。一八三二年,巴黎工人支持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派“人民之友社”反对七月王朝的政治纲领,在巴黎筑起了街垒,树起了红旗,与政府的军队进行了英勇的战斗。一八三四年,里昂工人为抗议政府逮捕工人领袖及禁止工人集会的法令,再次举行起义,并提出推翻七月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工人运动的发展,标志着无产阶级觉悟的增长,他们不再是资产阶级所发动的运动的追随者,而是开始有了自己独立的要求。他们的斗争愈来愈具有鲜明的政治性质,并且,在工人运动的内部,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流行的基础上,还出现了一些工人的秘密革命团体,坚强的革命家奥古斯特·布朗基(1805—1881)所领导的“四季社”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这些无产阶级的革命者强烈憎恨资本主义制度,主张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他们为此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布朗基从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到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革命,一直从事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活动,他一生中一半以上的年月是在监狱里度过的。但是,总的说来,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工人运动是不成熟的,它缺乏科学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指引,也没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作为自己的坚强领导,它虽然愈来愈具有政治斗争的性质,但自己的纲领还不能摆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口号的影响。

七月王朝时期,除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外,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在路易-菲力浦时代掌握统治权的不是法国资产阶级,而只是这个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集团:银行家、交易所大王和铁路大王、煤铁矿和森林的所有者以及与他们有联系的那部分土地所有者,即所谓金融贵族,他们盘踞王位,他们在议会中强订法律,他们分配从内阁到烟草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65页。

局的各种官职。”^① 金融资产阶级的独揽大权使被排斥在政权之外的工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成了反对派，他们针对金融贵族的专制，树起了实行民主改革和建立共和制的旗帜。代表工商资产阶级利益的是以马拉斯特和浪漫主义诗人拉马丁为首的“国民报”派三色共和党人；它的成员主要是一些具有共和思想的资产者、作家、律师、军官、官吏，他们要求建立共和国，扩大选举权，而反对广泛的社会改革。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是以赖德律-洛兰（1807—1874）为首的“改革报”派，他们除了主张建立共和国外，还要求进行广泛的社会改革和改善劳动人民的状况，这一派得到了一部分工人群众的支持，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1811—1882）也是这一派的参加者。这样，在七月王朝时期，实际上存在着工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工人劳动群众反对七月王朝的君主立宪政体、要求实现共和制的联合战线。因此，是维持金融家专政的君主立宪政体，还是建立较民主的共和国，就成为七月王朝时期政治斗争的焦点。共和派开展反七月王朝活动的普遍形式是建立大量的社团，如“人民之友社”、“人权社”等。从三十年代初起，共和派就策划了多次反对路易-菲力浦的密谋，还组织过起义，雨果在《悲惨世界》中所描写的一八三二年的起义就是共和派社团领导和组织的。共和派的活动和斗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共和派的右翼“国民报”派三色共和党人只反映了工商业资产阶级要求代替金融贵族掌握统治权的愿望，它的阶级本性决定了它对社会主义思潮、对无产阶级是非常仇恨的，因此，七月王朝在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中被推翻后，由三色共和党人组成的资产阶级政府就把屠刀指向了无产阶级。

七月王朝的统治到四十年代后期已经危机四伏，一八四五和一八四六年的农业歉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工业生产下降，工人大批失业，社会阶级矛盾加剧，下层人民革命情绪高涨，饥饿暴动席卷全国，工人不断举行罢工和游行示威，资产阶级共和派也加紧活动，一八四八年二月，以路易-菲力浦拒绝改革选举制度为导火线，巴黎的工人和革命群众举行了武装起义，推翻了七月王朝。二月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资产阶级共和派篡夺，成立了以拉马丁为首的临时政府。掌握了政权的资产阶级共和

^①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94页。

派对无产阶级在二月革命中所显示的力量感到恐惧,他们使用欺骗的手段独占了政权,并且对工人步步进逼,实行镇压,在这种形势下,巴黎无产阶级举行了六月起义。

一八四八年六月起义标志着法国无产阶级政治上的觉醒,是三四十年代法国工人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四十年代,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的力量更为壮大,社会主义思想在工人中进一步传播。一八四六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起成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并在巴黎建立支部,开始在法国工人中传播革命理论,一八四八年二月,《共产党宣言》发表,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在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革命的新时代。六月起义正是发生在“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的背景下,它针对资产阶级共和派反对无产阶级的阴谋,提出了解散资产阶级权力机构、成立社会民主共和国的战斗口号,力图在一八四八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基础上使革命继续深入。这次起义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表明无产阶级第一次作为一个具有自己的要求和纲领的自为的阶级向资产阶级进行了英勇的战斗,马克思指出:“这是现代社会中两大对立阶级间的第一次伟大战斗。这是为保存或消灭资产阶级制度而进行的战斗。”^①但一八四八年法国工人运动毕竟还处于不成熟的阶段,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在工人中影响很大,科学的共产主义理论还没有成为运动的实际指导,领导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还没有建立,加之敌我力量悬殊,六月起义在资产阶级的血腥镇压下失败了。

六月起义失败后,取得表面胜利的共和派右翼又与大资产阶级中拥护君主政体的保王派发生了矛盾和斗争。在一八四八年总统选举中,共和派由于镇压了无产阶级、失去了广大群众的支持而遭到失败,拿破仑一世的侄子,冒险家、政治骗子路易·波拿巴利用法国农民对拿破仑的怀念,以蛊惑人心的手段当选为总统。路易·波拿巴上台后,先利用秩序党排斥了资产阶级共和派和以赖德律-洛兰为首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新山岳党,摧毁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势力;随后,又与秩序党中拥护波旁王朝复辟的正统派和主张恢复七月王朝的奥尔良派进行了权力的争夺。一八五〇年十二月一日,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实行专制独裁。著名作家雨果

①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15页。

为首的左翼共和派起来反对,号召人民武装起义。但巴黎的无产者在一八四八年亲身遭到资产阶级共和派的镇压,对它早已失去信任,而且,六月起义失败后无产阶级革命力量也受到了严重的摧残,还没有恢复元气,因而,共和派规模不大的武装反抗没有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在短短几天里就失败了。路易·波拿巴在全国实行了血腥的镇压和恐怖统治。一八五二年十二月二日,波拿巴正式宣布法兰西为帝国(史称第二帝国),自称拿破仑三世。

拿破仑三世的专制政权代表了大金融家和大工业家的利益,它对内镇压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打击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派的力量,施行军事独裁和警察特务统治,第二帝国时期的白色恐怖正如雨果在他的诗里所描写的那样:“正直的人被扔进沟壑,政权交给了罪恶,所有的权利都遭受蹂躏”,“马赛曲已经张开翅膀,准备去参加流亡者的行列”,“一切都在这个暴君的统治之下失去了光辉”。拿破仑三世的反动统治不仅在国内阻碍了一七八九年以来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事业的进展,而且,它的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决定了它对外富于侵略性,终于使法国成为欧洲的一个战争策源地。第二帝国时期,拿破仑三世连续进行了多次对外战争,在战争中牟取暴利的是大资产阶级投机商以及与他们狼狈为奸的政府官吏,而沉重的战争负担却转嫁到广大人民的头上,再加拿破仑三世的宫廷穷奢极欲,挥霍无度,又有资产阶级、地产所有者、高利贷者层层剥削,因此,捐税繁重,物价上涨,工人农民的生活不断恶化,小资产阶级纷纷破产,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工人运动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共和派、反对派在群众中的影响也迅速扩大。拿破仑三世为了转移国内的注意力,消除革命危机和满足大资产阶级的掠夺欲,又于一八七〇年挑起了普法战争,战争的惨败导致第二帝国的崩溃和巴黎公社革命的爆发,形成了法国近代史上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划时代的新高潮。

十九世纪上半期的法国历史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度过的。这一时期虽然充满了复杂的矛盾,但基本上是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时期,资产阶级还处于上升阶段。整个这一时期的历史任务还在于完成一七八九年所开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使是在一八三〇年以后,封建阶级不再有力量重建统治,政治斗争的内容似乎只是资产阶级内部关于统治形式、国家政体的争执,但七月王朝和第二帝国两次专制政权的相继出现,说明了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改革还没有丧失它的必要性和进步性。尽管无产阶级在这一时期政治上日益觉醒并逐渐发展为自为的阶级,它也不可能不参加这一时期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运动和革命,并且努力促进这种运动和革命的胜利。因此,在整个十九世纪上半期,对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态度如何,便成为区分历史人物(包括思想家、文学家)进步或反动的重要尺度之一。法国十九世纪上半期文学史上一些知名的人物,都或多或少不同程度地参加了这一时期的政治斗争,有不少还在这一斗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斯塔尔夫夫人、夏多布里昂、贡斯当、司汤达、雨果、拉马丁都是如此,他们在文学上的倾向往往取决于他们在政治上所属的阵营和派别,消极反动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出自贵族阶级,积极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则往往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

这个时期也是法国阶级关系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时期。封建贵族阶级在革命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特别是那些最富有最有权势的宫廷贵族、穿袍贵族更是如此,他们一部分逃亡,一部分被杀,余下来的主要是外省的小贵族,这些人有的避开了革命的风暴(作家中的夏多布里昂和拉马丁就属于这一类),有的则搞革命投机;教会被没收了全部财产,并且人数大减。封建阶级虽然在复辟时期“又重整旗鼓”,但“在庸俗的、满身铜臭的暴发户的逼攻之下逐渐灭亡,或者被这一暴发户所腐化”^①。资产阶级通过革命从第三等级中分化出来,他们获得了封建阶级的大部分土地,他们的人数不断增加,仅以复辟时期为例,一八一七年纳营业税的人有八十四万,到一八三〇年则增加到一百六十三万。这个阶级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盘剥了大量的财富,控制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在国家机器里占据了几乎所有的职位。高利贷资本与地租剥削是法国资产阶级两个重要的特点,也是阻碍法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银行家、大金融家与大土地大森林所有者是资产阶级中最保守最反动的阶层,是一八三〇年以后的当权者,在政治统治形式、权力的分配和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和程度等问题上,往往与代表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的工业资本家以及在野的中小资产阶级存在着矛盾,他们是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对立面。这种矛盾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就引起了某些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作家对统治集团的揭露和批判。

^① 恩格斯:1888年4月初致玛·哈克奈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63页。

十九世纪上半期阶级状况最深刻的变化是大量小生产者的形成。广大的农民通过一七八九年的革命摆脱了封建剥削,获得了土地,成为小土地所有者。一八四八年,他们的人数达到了七百五十万左右。“土地上的封建义务已由抵押制所代替;贵族的地产已由资产阶级的资本所代替。农民的小块土地现在只是使资本家从土地上榨取利润、利息和地租,而让土地耕作者自己随便怎样去挣自己的工资的一个借口。”^①在资本主义的竞争法则和价值规律的支配下,这些小生产者不断分化,有的沦为赤贫,极少数上升到资产阶级的行列。广大小生产者、小资产阶级的存在,对法国的政治生活、社会思潮、意识形态,包括文学艺术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小说的主人公往往不再是贵族,而是小资产阶级青年,他们与社会的矛盾是作者从小资产阶级的要求和愿望的角度去加以描写的,往往会打下这个阶层的烙印。在封建关系被摧毁后,资本主义法则使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现金交易,人的尊严、聪明、才智、技艺都变成了交换价值,封建世袭特权消失了,自由竞争给小资产阶级在各个领域里的向上爬开辟了天地。在文学领域里,表现在作家队伍上,大部分人原来都不是富裕的有产者,而是生活穷困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正是他们的思想观点决定了文学的基本面貌。由于文学艺术变成了商品,写作成为一种生计和自由职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文学艺术家又取得了一种独立于本阶级的表象,但他们不论提出问题还是解决问题,实际上都超脱不了本阶级的局限。

十九世纪上半期最重大的历史内容,是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在十九世纪初,无产阶级的人数还很有限。到了三十年代,工人的人数有了不少增长。复辟王朝后期,巴黎工人约有二十四万,占全市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四,但真正的产业无产阶级所占的比例并不大,大多数都是分散的小规模手工工场的工人、作坊的帮工,还有大批在自己家里进行操作加工的零工,而且工厂工人也是从农村流入的破产的小生产者。随着法国工业革命的发展,无产者的人数和力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壮大,产业无产阶级的比重也大为增加。法国资本主义是在残酷剥削工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工人在这种压榨和剥削下生活极为悲惨。早在拿破仑一世时期,每一个工人都被戴上“工人手册”的枷锁,手册记载着工人的表现和过失,这个

^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96页。